書集傳

陳大猷集傳

周官　　周書

吕氏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洛誥周公還政之書無逸立政周公教戒之書周官成王親政制治之書合數書以觀可以見成王之本質可以見其離師傅而不及遇此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備矣周公格君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孔氏曰黜殷命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宅洛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吕氏曰淮夷從祿父叛故滅之猶殷畢其宗廟社稷曰殷詩魯頌言僖公服淮夷則是成王滅之其後復叛耳○陳氏曰殺武庚平淮夷則周之天下定矣文王廟在豐發册告庶官且爲一代之大典故必於廟愚曰周公之定六官其制詳見於周禮自周公作千年矣設官分職蓋自宅洛時官制已定矣特淮奄之役今滅淮夷還歸以作書與夫肆官之大言警屬百官使各盡厥職故以周官名篇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林氏曰撫安也萬邦總言其多也侯甸即下六服略言之上下互相備也四征四面征伐也○葛氏曰弗庭謂諸侯弗來賓服王庭者（唐孔氏曰周制畿外萬國惟侯殷及淮夷非四征大言之爾）○林氏曰周王之君萬邦而撫之也必以時而巡守其巡之也則擇其不庭者而討之所以安其兆民○新安王氏曰周九服其內六服侯甸男采衛要其外三服夷鎮蕃王者所不治（林氏曰此六服去王畿三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蓋九州之內也至夷鎮蕃總謂之蕃國亦九州以外也）○宗周說見召誥○愚曰董威而督之之謂正整而理之之謂治官凡任治之官○陳氏曰史言歸于宗周是歸鎬京宗而董正之也序言還歸在豐作周官是發冊以告之之時也○愚曰自古外患既平而內治隨弛

者多矣晉武平吳唐莊宗克梁君臣燕逸遂不克終成王當六服既承周德即歸董正治官不敢恃外寧而忘內治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新安王氏曰此言因時建官之制者發語辭○愚曰制猶造也保猶護也古之大道常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既亂既危而圖之則無及矣孫氏曰先言制治蓋既制治則可保邦又更端而言曰唐虞稽考古道知制治保邦在於用人故酌古制以建官其數惟百曰字上疑有缺文上古朴畧雖以鳥以火雲龍紀官其制未備至唐虞時其事漸詳故放古參今九官至於百也○百揆四岳州牧詳見舜典○新安王氏曰侯伯諸侯之伯也伯長也古者州各有牧五國有長○愚曰百揆四岳統其治於內州牧侯伯統其治於外舉要職言之林氏曰侯伯各長於其州牧州牧各率其州之諸侯然

於四岳四岳而下則百揆總之四岳雖掌四方諸侯然其職則在內上下相統內外相維故庶政皆和萬邦皆安和謂順理適宜無乖紛也夏以前所以制治而不亂保國所以保邦而不危此總前二句世愈降則事愈繁世官愈詳因時施宜乃所以治故夏商官倍亦能用乂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新安王氏曰此言建官之本○孫氏曰古之明王官雖繁簡不同其要在得人而已呂氏曰非其人固為虛位使位之布列若錯而置雖得其人亦何所施哉下戒人况哉法守不循其本故以此惓惓焉下文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新安王氏曰此成王董正治官之大意也○愚曰祗于德則致敬不怠勤于德則力行不息夙興夜寐惟日不足故仰惟前代是順教導其百官俾各盡其職以共治下文所序是也史言董正治官紀實也王言訓迪厥官稱詞也○新安王氏曰下

文自立太師至天明顯陟此建官之制也自乃我有官君子至惟爾不任推廣建官惟人之意也二事暨大夫至萬邦惟無斁總申戒之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素協反）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呂氏曰此以下皆訓迪之辭○愚曰立建立也太以其職尊而莫加也少對太而言蓋其次也猶周禮言太宰小宰也○孔氏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此惟三公之職（林氏曰孔氏欲釋其名則其言當如此要之三公皆可言之職耶既有三人不得不以名以為尊卑之等耳○陳氏曰或疑周已有太師武王時周公有太保而司徒司馬司空之名具見以矣周公特參之以為一代之制耳）○新安王氏曰公言其德宜大無私也（汪氏曰老子云公乃王王公與王同德）○愚曰經邦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朱氏中庸注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illegible]曰經邦

名所以亦道之大常其○呂氏曰燮理和調之謂○愚曰道者萬化之原萬事之本所以統理天人者也論道者講習闡明此道以立天下之大本推以經邦使教化行政事舉民物咸若和氣薰陶三光全寒暑平四時序所以燮理陰陽而成調元贊化之功非道全德備可為王者師不足以充是職故官不必求其備惟其人之稱則任之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薨召公為太保而不設師傅蓋難其人也或曰孤言其德特出於人也○呂氏曰三孤副貳三公而弘大其化寅亮也亮明也敬明天地之理以弼予一人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燮理者運之者也寅亮者承之者也此公孤之分也王氏曰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不離然後能致故公論道而孤弘化公燮理陰陽而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而孤弼於後也○呂氏曰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言於孤而公亦蓋及不言者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有不自任之意焉以三公皆人主之師不敢以弼一人待之尊之至也○愚曰今周禮不載公孤之職及冬官以見燬秦火而亡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論精微之原而無所治者也冢宰總
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總
見伊訓○呂氏曰冢宰内統百官外均四海宰相之職也百
官異職皆摠之使歸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齊之咸適
其平是之謂均呂氏曰均者遠近多寡各得其分之謂○呂氏曰也百官稱其職者非比自百而六自六而一流於
天下之論也謂冢宰者非一人之所宰也大者以小為大小者百貫之冢宰小而居天子之國相之總也而之能無餘蘊矣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呂氏曰徒衆也主民衆故稱司徒林氏曰古人各即一事名官獨以冢宰無不統故不以一事名
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司徒實掌教民之事分謂上言教所以取則
一敷者言之猶布也敷布之謂以教布為言掌邦教也五典之說見舜典○無垢張氏曰擾猶擾
擾之擾馴習而安之故曰民教則擾擾則服服以安其上周禮大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王氏曰民
曰教則不悖而不亂教所以擾之而使之不亂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宗說見舜典秩宗○新安王氏曰禮官之長故曰宗伯○愚曰教民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治者理之之謂以禮理治之使各適於理而安其分○孫氏曰禮以定上下之等差等差定則和矣呂氏曰失禮則僭亂說起而瀆乎神陵乎尊特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和也宗伯兼掌樂和亦謂樂而諧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林氏曰主戎馬之事故曰司馬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征之爲言亦正也用兵征伐蓋政之大者故謂之邦政○愚曰五典以教之禮樂以和之而猶有不率者焉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所不得已也此司馬司寇次之○六師說見胤征○吳氏曰所以去亂者在而使之平故曰平邦國呂氏曰兵制以得勝爲功而國之不平者得其平則得勝之功大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吐得反刑暴亂

林氏曰主寇賊之事故曰司寇○愚曰先王之設刑法所以禁人使不為惡而非以虐民故刑曰邦禁又戒詐僞姦慝之本以其隱而難知故言詰謂窮詰其情也[illegible]慝之著以其已見所犯故言刑謂加刑也要之詰而後加刑者必詰之文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孔氏曰主國空土以居民故曰司空○愚曰暴亂者去然後民得安其居故司空繼焉○孔氏曰四民士農工商也○愚曰居四民者使各得其所而安其業之謂也時地利者使民務時以盡地利如春耕夏耨秋斂冬藏之類失其時則地有遺利矣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尺亮反九牧阜成兆民

林氏曰六卿屬官各六十共三百六十○愚曰周以六典治

邦國自王朝至諸侯皆用六典以爲治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舉六典於內以倡率九州之牧使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達于王朝六典以治其國而阜成兆民阜謂厚其生成謂化成也周禮於六官之首皆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此也自倡九牧至大明黜陟所以訓迪侯牧也呂氏曰冢宰掌邦治天子統百官自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凡均列爲六卿卿猶乾坤與六子並列於八卦之中夫卿在綱之中自崇處自之外哉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孔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王氏曰周制每服歲則一服入見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也新安王氏曰六年五服一朝則有一年休息○詳見武備又六年則五服兩朝王然後出巡則十二歲矣所以十二年一出而不過其疏者盡有行之以齊人之類然後舒于遊下出不以類而同知天下之故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狩然○新安王氏曰諸侯各

以其方朝于岳下黜陟升外也按孟子言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王制言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新安王氏曰六卿倡九牧則六典行於侯國諸侯從之則爲謹侯度違之則爲亂舊章故十二年間諸侯并朝王一巡守考制度而行黜陟焉蓋曰朝覲述所職自下達上也巡狩述所守自上察下也制度乃禮樂所以久而不墜禮樂刑政所以四達不悖數○呂氏曰舜五載一巡狩而成王十二年出之升降事之繁簡與夫質文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成于觀會通而行典禮皆可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

呂氏曰此合小大之官同訓之也○林氏曰君子有位者之通稱鄭說詳見○孔氏曰敬汝所司林氏曰官有大小有司不敢務本官矣自孔子嘗為委吏乘田皆司

當而已矣嘗為乘田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所謂欽乃攸司○古氏曰當樹藝者既定各司其局一或不欽左不某十右不某二治則鈇鉞隨後矣○呂氏曰謹汝出令戒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王氏曰令出而反之則民慢上而不信令之出不善而當收之猶汗出而收之也然不謹出令則令或以反之矣○雖以謹令來教其後來也○呂氏曰令之大者固出於君然行之者有司令下群教尤其獨亦莫非令○林氏曰公私相為消長公則不私私則不公人所以不能公者私勝之也必以公滅去其私○愚曰公者人心同然之理私者一己偏徇之情故私則人皆違之公則人皆懷之懷猶歸心也私意盡滅則民心允懷允懷者實於懷之也○王氏曰學古以入官以氏曰學古而後入官者盡淵源以考其得失以觀以觀其入試議事以時王之制則政識所趨而不迷矣孔氏曰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新安氏曰議事以古義斷之以時制然而當務以典常為師○愚曰事有施於古而不宜於今施於今而不合於古者皆非典常典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變者也爾當以為師法或曰典常謂五典五常也

術以利口亂政言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涖事惟煩

愚曰此一節反上文而戒之也利口者其辯佞足以傾倒是非使人亂其所守之職呂氏曰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所講畫精至備凡節目名數之間亦莫不有精義口辯變更改以紛亂職業則動搖一代之典章紊亂紀綱故我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不始於利口之人也○呂氏曰有疑即辯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卻謀之所以敗也呂氏日斷疑言不即斷而藏之中曰蓄疑其敗謀害政無大於此者○愚曰此承利口而言○張氏曰怠則不勤忽則不謹政之所以荒而不治也○愚曰學則通古今識義理處事皆得其當不學則如面牆而立蓋無所見使之涖事則擾亂而莫知所措矣煩謂擾亂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新安王氏曰卿士六卿也汝翰曰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左傳武公為平王卿士注曰王卿之執政者也位尊職重故特戒之○愚曰事之所成者為功職之所務者為業如士業於學學問思辨皆學業也至道充德備則為學之功成矣農業於田耕耨耘耔皆農業也至收穫有秋則農之功成

矣志者心之所期也勤者力之所勉也成功之崇卑原於立志之高下有志者事竟成未有無志而能成者也故功崇惟志職業勤勉則日脩怠惰則日廢故業廣惟勤王氏曰周公思兼三王所謂志也夜以繼日所謂勤也曰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〇呂氏曰志之與勤惟能果斷勇決而爲之則功業就於後無有難者苟或猶豫遷延後艱成矣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勤廣斷以勇克三者天下之達道也〇林氏曰果斷之猶豫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臨事而必爲乃可以[illegible]從欲敗〇三山陳氏曰志非勤則不立勤非果斷則易倦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王氏曰功業既成則戒於驕侈〇愚曰驕矜肆也侈奢泰也恭謙謹也儉節制也載猶載物之載蔡氏曰載事也〇孫氏曰謂從事於此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然則何以制之恭則不驕儉則不侈然不出於德而行以偽則不可〇愚

曰自得之謂德中心之實也飾虛之謂僞外貌之詐也爲之以實是爲作德作德出於自然故心逸爲之以詐是爲作僞作僞由於矯飾故心勞○王氏曰心雖逸而德日進所以爲休心雖勞而僞日彰所以爲拙○愚曰寵謂祿位榮寵也寵與危常相尋人臣居寵能以當思危爲主而不畏不畏則驕侈放恣必入於可畏之禍矣此申上文恭儉之戒也呂氏曰寵之患失者必與危苦相似以因危者以寵驕爲憂患失者以寵爲樂所存大不同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武江反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張氏曰賢有德者推而上之能有才者讓而先之○孔氏曰厖亂也○新安王氏曰推賢遜能則同僚濟濟師師不忌不爭是以能和若其不和則有忌有爭政事安得不雜亂乎呂氏曰以情相下然後能相入後世羣臣紛爭人各有心東曹所爲西曹或寧之右臺所建左臺或毀之政事叢雜莫知適從者正坐不相下之[illegible]

在列者惟賢選能彼此相下失得不和政亦安得而舉乎○新安王氏曰六卿皆得自擇其僚屬○夏氏曰能其官謂了其所職也舉人而能其官則彼之能即爾之能蓋非爾舉之則彼無自而顯其能也所舉非其人則彼之不能其職即爾之不職蓋彼之不能任職由爾所致也○愚曰爲政莫大於舉賢才莫不善於蔽賢嫉能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蘇氏曰三事三公也○呂氏曰成王訓戒既終復提其要而總告之各敬爾所有之官各治爾所有之政即始所謂敘乃攸司也由三公而下莫敢不止其所而天下治矣然統而言之則在於佑助汝君永安兆民而已愚曰前言咸孚兆民指萬此言永康兆民則於永終也○王氏曰天之所以立君君之所以設官分職者凡以安民而已民永安則萬邦戴上無厭斁矣

本頁原缺

難化哉○張氏曰猷訓訓之出乎道者也○孜孜說見益稷
○愚曰成王謂欲盡明德當法其周公之猷訓曰致其勤以
行之無敢安逸暇豫蓋周公之猷訓即明德之所寓不言必
式而言庶幾能式蓋難其事不敢易其言也凡人之情未見
聖人則切於向慕若不能及見既見聖人則反玩以爲常亦
不能遵由聖人之道君陳實親見周公而繼之當式周公之
猷訓不可徒見而不能由爾其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蓋君
陳動化於上猶風也下民從化於下猶草也風動則草從之
○吳氏曰使君陳不能式周公猷訓則下民亦不能守周公
猷訓矣陳氏曰苟君陳不能法周公則下民亦不能法君陳矣○新安王氏曰爲政本於
德此章教君陳法周公修德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
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新安王氏曰此教君陳以爲政也○纂註見立政○孔氏曰順行也○呂氏曰凡圖謀政事若大若小無一可忽○愚曰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有當發或有當興爾必出而謀之國人入而謀之左右與師衆共虞度之衆論旣同又當紬繹而審思之孫氏曰出入自爾師虞所以同乎人庶言同則繹繹所以斷於己○夏氏曰虞之於人繹之於己而有嘉謀嘉猷愚曰謀之善則得其善猶存可以損益前規必須入告於我然後順之於外言以爲出於吾君之所爲非惟見汝之不敢輕變舊章斯民亦以其事出於君而不敢違也○愚曰臣人猶言人臣也○新安王氏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夏氏曰成王恐凡在位或輕變前政故數而并警之許氏曰忠臣之事君期於集善而不期於名譽故上亦樂於聽從有善言善道則告君而出施之歸美於上而不有其美則上有聽言之美臣有善事之實成王許以臣子之職也

寛之美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容反

王氏曰此下告以政之節目也廣而大之之謂弘○愚曰上既言有殷與恐君陳易於縱易復戒以惟弘周公大訓呂氏公之訓既大備以為之謨訓則人之政皆以持循為所以公務以人數等惟舊然明文則然後能不替前言擬昭周公之訓式周公猷訓互相備也倚法以削謂刻覈於法無從寛之意周公之政以寛為主故戒以作威倚法然苟無制則將流於縱弛以寛而有制使從容以適其和林氏曰和如和羹鹹酸備中之謂和下文皆反覆言寛而有制之意君陳居和中之時此一語乃當時治體之要也呂氏曰大體固宜寛而無制而流於縱則卑爭陵犯何由安能和平則標準殺於品節之關係以養化於乾閨之內撫其所以和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辟扶亦反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夏氏曰上是待殺民之不犯法者此言得民之在辟者不徇上意惟以中理斷之蔡氏曰上戒其徇已此戒其徇君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愚曰有不順治不率教者雖以中理斷其辟然辟之而未至於可以止辟又不可辟也如舜誅四罪而天下咸服此乃辟以止辟則辟之可也不辟則反無以止辟矣○張氏曰聖人不得已然後用刑則刑者期於無刑而已故曰辟以止辟乃辟○呂氏曰懲一而可以厲百然後用刑焉用刑將於其要會不可以施之

狃女九反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唐孔氏曰狃謂慣也狃于姦宄言為之不止也敗常謂亂風俗其罪雖小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言三者冊猶可赦耳○愚曰辟雖不可輕此則不可不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三山陳氏曰：頑不率教者不可以忿疾之，其有率教者皆當
辨拔之。然能於此而不能於彼，不可以求備。下文又分言之
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
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
○愚曰：狃惡者固不可縱，頑而未率者又不可忿怒疾惡之。
寬恕善導，雖頑可格；忿疾之，則愈不可化。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民有頑梗者正當自
反，不敢忿疾可乎。一夫之善猶不能全，況可求備於衆之民乎？故
必有所忍，始能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安能濟乎？○呂氏曰：
忍猶有強抑堅制之意，至於有容，則洪裕寬綽，恢恢有餘，德
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階。進乎此者亦有存
林氏曰：強勉而行者，忍也，人與物猶二也；一視同仁者也，與物渾渾乎為一矣。自有以充然有容，而後忍之迹泯而為容之德，則成矣。
○三山陳氏曰：句踐之於吳，以下之於吳，所謂忍也，則其所以濟矣。其所以濟之於文王之於昆夷，所謂容也，則其所以大也。
也。然非忍與容，凡人莫不當然。居上者據事物之會，忤激交

至尤當深致力也○夏氏曰待頑嚚無能者當化以漸待旣化者又當簡之進之○愚曰修謂方修於善良謂已進於善

呂氏曰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皆從其尤者而先之蓋民爲惡者猶衆不可勝誅簡別其修者而示之亦所以簡其不修進用其良者勸之乃所以率其不良善舉而惡自勸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新安王氏曰前言爲政之方然此又歸於修德蓋德者政之本也○三山陳氏曰成王欲君陳無忿疾無求備若以民生本厚故也○夏氏曰民之生禀善性同於一性本自醇厚惟因物欲遂遷之爲惡至違上所教命而從其所私好如商民好酒雖戒約而不從

言民或捲於物則言語未易以化也 呂氏曰人從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林氏曰猶

言語所以令人自所好則民從不從也 向之厚者雖化而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

汝當克敬常在於德以德率之則民無不變惡爲善信蹤於

大道 其曰汝當敬德而不變故能使邪民無不變也惡爲善然後能信升於道一惟未變安能至於升 惟當

也民化則人君安富尊榮所以膺受多福爾之休美終有稱

譽之辭於永世 呂氏曰謂永久於此不能不○呂氏曰化之博福之厚名之長

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

顧命　周書

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成王獨有之始終授受國有

常典成王初三監叛搖王室故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

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林氏曰二公爲二伯故成王將崩命二公率諸侯以相康王

王制曰八州八伯名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書有四岳又有十二州牧四岳即方伯也牧即州伯也成王之初二伯則周公召公爲之公羊曰自陜而東周公主之自陜而西召公主之周公既沒則畢公代爲君陳詩曰周公爲師康王命畢公以父師呼之而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代周公爲東伯亦代之爲師也○陳氏曰畢公爲太師兼此職皆在此伯之次以大司馬而兼太師也召公以太宰兼太保而畢公次於召公不以兼官加正官也毛公亦三公而不言盡命二伯率諸侯故不及毛公○唐孔氏曰顧還視也言將死回顧而爲命林氏曰書篇名皆取篇中字爲別顧命者書則然命焉亦史官一時之意○吕氏曰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不在此位召畢內總衆職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蓋一職也漢武帝垂沒始拔霍光託以孤幼世稱爲知人不知平時大臣果安用乎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他刀反頮音悔水相息亮反被皮義反冕服憑皮冰反玉几乃同召上照反太保奭始亦反芮如銳反伯彤徒冬反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孔氏曰成王崩年之四月（至按經世紀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哉生魄

說見武成○孔氏曰王有疾故不悅懌（林氏曰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顏曰懌豫皆是隱諱臣子不忍斥言之也）○新安王氏曰盥手曰洮沃面曰頮○夏氏曰

以水洮頮之也（孔氏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頮）○蘇氏曰相相禮

者以袞冕服被王身（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孔子不敢以褻服見其君成王不敢以褻服臨其臣）

（君臣之禮皆以正而斃哉）○三山陳氏曰古人臨死之際猶不忘敬如此○

林氏曰几所憑以爲安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

扆前設左右玉几○孔氏曰同召六卿下至御事太保畢毛

稱公則三公矣（林氏曰召公爲太保畢公爲太師則毛公爲太傅必矣）此先後六卿次第

冢宰召公領之司徒芮伯爲之宗伯彤伯爲之司馬畢公領

之司寇衛侯爲之（林氏曰左傳史記言康叔爲司寇衛侯於次第五是司寇也它可類推）司空毛公

領之（葉氏曰太保獨言名或謂尊者特名以異之）○王肅曰彤姒姓其餘五國姬姓

畢毛衛皆文王子○葉氏曰芮彤畢毛食於畿內之邑名（林氏）

日杜預謂芮在馮翊臨晉縣畢在長安縣左傳有毛伯[illegible]外諸

伯甚衆也兼三公之官故曰公以猶春秋有祭公以[illegible]

侯入為卿士者也兼王三公之事謂侯入為公卿公卿各[illegible] 林氏曰周家命官之意見於此者有四

邦三公六卿各以職任為尊卑不以爵秩為高下 ○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媺詔王音美

道也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王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以明勇猛於守司猶察也凡國

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凡王之舉則從舉猶行也聽治亦如

之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且蹕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 ○薛氏曰師氏蓋

貳太師之職者也 ○孔氏曰虎臣虎賁氏 ○周禮虎賁氏下

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

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呂

氏曰師氏虎臣皆宿衞之臣也百尹百官之長御事凡庶僚御

治事者也三山陳氏曰衞御素有言而君奭士也命召公畢公以總以其備具詳之見也 ○愚曰序此言 ○愚曰天

子者天下之共主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共戴而君之成王將崩

臨廣朝召三公六卿大夫羣士憑玉几出命命相康王所以

顯其事於衆以定天位而嚴大寶也塞窺伺之端遏禍亂之原成王於此正其終康王於此正其始顧命之書誠萬世帝王終始授受之法也林氏曰臨終之人君將托後嗣猶有不測之變而數人入臣以受書訓謂之顧命之臣東宮所以潛入以陳國嗣君立以為然不然以臣語傳自陳宗以為臣者君立者不得其不恤人者有欲以享天祿以繼嗣為不可不祭遠之一以會諸侯於上於下以片紙以東人然則則群臣找了以行無所微違者則有道嗣不能為亂故大臣合群之然後為立統於顧命之書誠萬世之法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兹予審訓命汝

唐孔氏曰此方是顧命之辭 呂氏曰成王去崩纔一日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托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備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治氣者歷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許氏曰死生之大矣纖毫於方寸則不可以所愛此死有天下之大尹維學之有宗見之甚明安於從命之歸所以動死生而不亂也新安王氏曰成王初嗣周公天資自別卑敬謂明而臨没之際如此皆周公輔成之也是知王天資其未必不及而

德不建者無古帝王之學也○孔氏曰漸進幾危也○包氏論語注曰疾甚曰病○孔氏曰病日至言困甚已愈留言無瘳○林氏曰恐死將至不得誓言繼嗣之事以此之此我所以詳審訓命汝愚曰訓敎之也命使之也○呂氏曰誓言則發之力審訓命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不苟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直龍光反奠麗去聲陳教則肄以至反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愚曰昔君猶先君也○新安王氏曰宣昭布也○三山陳氏曰文武光明之德相繼故曰重光呂氏曰堯舜君臣而並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承故謂之重光自古聖人相繼之盛惟此兩君為然○孔氏曰奠定也○陳氏曰麗附也○夏氏曰陳敎謂布其敎以訓民○張氏曰定其所麗則麗乎善矣能麗乎善則天下化之而善故奠麗而後陳教王氏曰易曰重明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宣重光所謂重明也奠麗所謂麗乎正也陳教所謂化成天下也○陳氏曰肄勤勞也○張氏曰其奠麗陳教其勤勞○林氏曰勞而不違未嘗息

本頁原缺

底疏過綴雜彩○貝說見盤庚中○孔氏曰豐莞(音官)也以彩色畫帛爲緣彫鏤玉飾几(新安王氏曰華玉則以光於自然彫玉則文采鏤刻故等級不同)○呂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旁○唐孔氏曰筍皮爲席紛如綬有文而狹○呂氏曰天子負扆南面朝諸侯則牖間南向之席坐之正也先儒以西序爲聽事之坐東序爲養老之坐西夾爲燕私之坐經無明文蓋四席者平居隨事而設至傳顧命則并陳之偏象其平生之居處也○新安王氏曰嗣子將繼統正位故陳四坐以明此爲天子之席嗣君受之以御朝會燕饗者也

越玉五重(直容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音宛)琰(以冉反)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扶云反)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三山陳氏曰此陳王者之寶也○林氏曰越及也及玉五重

陳寶愚曰此承上文而言蓋總言之其下復分別焉。孔氏曰玉五重
大璧琬琰爲一重大玉夷玉天球爲二重。三山陳氏曰重
者玉有一雙古者雙玉爲穀䑋。愚曰自赤刀至竹矢皆寶
也孔書疏云言此兵之制鋒刃赤刀以赤刀爲削其詳不可知也孔安國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至於夏
商周之書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大訓蓋歷代帝王之書也。
孔氏曰弘璧大璧也。新安王氏曰貝玉曰璧。周禮典瑞
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鄭玄云琬圭琰圭皆九寸。唐孔氏曰鋒上曰圭琬圭有鋒琰圭無鋒
於別玉而孔氏以爲垂者以其形質同也。愚曰大玉夷玉皆玉名二玉以玉名球則玉璞也
玉發其名不可之說。孔氏曰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則其
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唐孔氏曰貧前代之國舞衣舞者
之衣大貝大於谷以其鼓長八尺周禮鼓人鼓鼓事皆先代之器。
孔氏曰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三山陳氏曰舞衣式

竹矢以古物合法度而精巧莫加故傳寶之○王氏曰王所以象德也大訓河圖道之所在也赤刀戈戣弓矢武事之所用也舞衣樂之具也大貝利之盡也呂氏曰赤刀武王不惟赤刀主璧而大訓在焉不惟球玉謂河圖在焉則其所寶者蓋可識矣舞衣大貝利以垂矢之屬備器殊非可以為人臣者之典刑聚見於此○新安王氏曰天子有天下之大必有天下之寶出於歷代所傳以為宗社之守器是以王崩嗣子繼統出而陳之以明前王所守後王所受者在是也古者諸侯有國猶各有寶而謂有傳之寶封父之弓備有大輅必須之鼓並備寶五大弓者秋識其失守闕此則陳寶之意可見矣○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三山陳氏曰此陳王者之所乘也○林氏曰輅車也○孔氏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象輅也次輅木輅也唐孔氏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象輅以朝革輅以即戎木輅以田大輅輅之最大故知是玉輅綴輅次綴於玉輅之下故

為金輅其賤于革輅云不陳戎輅者戎事非常故不陳也五輅金以次象故先輅為象輅木輅在象輅之下故次輅為木輅也蘇氏以為綴次皆副貳之車大輅玉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先輅金輅也次輅是金輅之貳未知孰是。呂氏曰西階謂之

賓階東階謂之阼階爾雅曰阼階主階也。鄭氏禮記註。爾雅曰阼酬也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

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孔氏曰大輅綴輅皆南向。顏氏曰先輅在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新安王氏曰四輅並陳以明前王所傳

嗣王所受秉以奉祀朝會田狩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故此以上皆先西而後東玉輅在右金輅在左玉三重在西二重在東皆尚右之義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在西則不得不以右為上矣。愚曰鬼神屬陰故尚右右西方陰位也

二人雀弁皮變反執惠胡桂反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音其執戈上刃夾兩階戺音俟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音逵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其俱反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三山陳氏曰此王者之衛也薛氏曰齊兵不見以客見之也。孔氏曰蓋

也綦鹿子皮鄭氏曰赤黑色也以雀白黑曰綦。唐孔氏曰禮士服爵弁大夫服
冕。孔氏曰惠三隅矛三山陳氏曰戈上刃外為兵器夏氏曰上刃向上也劉鉞屬戣
瞿皆戟屬銳矛屬。王肅曰皆兵器之名也。孔氏曰路寢
門一曰畢門。唐孔氏曰堂廉曰戺。呂氏曰兩階戺阼階
賓階之棱也士皆立於堂下。孔氏曰東堂西堂皆路寢東西
廂之前堂唐孔氏曰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分以前趨名為堂。唐孔
氏曰垂者遠邊垂遠外之名冕者在堂上而言垂知在堂上之
遠地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唐孔氏曰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呂氏曰側階未知其方亦階側之上也大夫皆立
於堂上新安王氏曰此皆上左者殯在西嗣君在東執兵衛嗣君也故以左為先。呂氏曰古者執兵以衛王宮士大夫職也
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當饗之閒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曠心之虞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比制既廢人主接士大
夫若僕隸教習而周旋皆臣或懷以經理居得上待有不優古者臨深驛也。三山陳氏曰自設衛以至此凡章寸物之器豈為華
後之見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奉所服以護嗣王之追慕而盡敬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為士者敬以祗承也

以新君[illegible]之道[illegible]敬想慕前王而與求心於前王[illegible]一以[illegible]八王
位[illegible]高[illegible]臣[illegible]上而傳受之[illegible]如此以繼天下顧望之[illegible]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是始稱王○唐孔氏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蓋袞冕也夏氏曰升者八十縷極細之布也○林氏曰論語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古者冕皆用麻孔子時始易而用絲○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呂氏曰將尊於成王而受册命故麻冕○新安王氏曰是時王柩在殯君臣尚未成服也○蘇氏曰君臣皆吉服然皆有縗麻冕之裳因章此獨用黼不變也○呂氏曰由賓階升不敢以子道自居示不敢自爲主也○孔氏曰御士公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曰邦顧命將[illegible]○林氏曰周禮公服袞冕伯服鷩冕子男[illegible]

毳冕孤絺冕卿大夫元冕此卿士邦君及太保等之麻冕蓋各從其命服○孔氏曰蟻色如蟻○新安王氏曰卿士邦君但陪位無職事故入即其所次之位○孔氏曰太宗上宗即大宗伯太史乃宗伯之屬以其秉冊命故先之○傳孔氏曰彤赤也禮祭服皆元衣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蘇氏曰蟻裳彤裳亦變也新安王氏曰服非純吉亦以公卿伯斟酌典禮情文曲盡○唐孔氏曰介大也大圭鎮圭也周禮玉人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孔氏曰同爵名王氏曰同以祭先王玉人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氏注曰冒言德能覆被天下○王氏曰三者皆傳器也○愚曰太保兼冢宰攝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祀朝覲之禮故奉同瑁○呂氏曰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承奉符寶以傳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將冊書以贊王故與王揖武升自賓階○林氏曰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
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孔氏曰皇后大君也指成王。愚曰道言也揚稱也末命臨
終之命也孔氏曰言憑玉几所道所以感動康王令哀而不忘也顧命中成王自言嗣
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也呂氏曰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備其本也臨
之君之猶君臨也。孔氏曰大卞大法也。愚曰燮亦和也
燮和天下化之至也以此對荅發揚文武光明之訓所謂嗣
訓也冊命諸臣或以為此述成王顧命之辭此曰已下則太史進冊而陳此言或以為此曰已下即冊命之辭切意冊命中以述成
王命召畢之因載顧命之語而終之以皇后已下之誥史文不詳載故略其前削之也凡告而獨載此。新安王氏
曰王受冊書時在柩前太史讀而授之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愚曰太史讀冊畢王再拜受冊起而荅也眇眇小貌視之微
細也末卑下也其未定之辭其能猶未必能也故者謹之而

不敢忽忘若畏之而不敢違恐其不能下治四方以上承天威此非姑為謙辭謹之至也蔡氏曰顧命有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說故大史所告康王以治道於見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陟嫁反上宗曰饗

愚曰已受冊則為王矣於是受同瑁於太宗同以奉祭承大統瑁以臨朝握大權言受同瑁而不言受介圭豈五瑞數非君設未必全受傳器而必示其驗獻諸侯以旨

乃酌酒祭告成王言已受所傳顧命也○蘇氏曰酌者實爵以授王王受而置之於神所曰奠酹酒於神前地上曰祭至齒而不飲曰咤曰嚌示不敢而實不忍也渠氏曰禮有祭酒啐酒咤猶啐酒然○唐孔氏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孔氏曰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陳氏曰上宗致神之辭曰饗所以嘏王也林氏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

同祭嚌（才細反）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

孔氏曰半圭曰璋報祭曰酢（才各反）孔氏曰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亞祼此用璋瓚亦亞獻之授所訓報于已祭太保又報祭飲酒之禮稱獻酢亦報之義也○新安王氏曰無然爾者也非正祭也太保受王同下堂盥手洗異同林氏曰易爵而洗也實酒秉璋以酢祭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林氏曰太保酢故拜將拜故以同授宗人○夏氏曰拜謂拜成王之殯告已傳顧命也○新安王氏曰王荅拜者因太保拜而對拜也○夏氏曰王尊所受顧命亦拜成王柩也○林氏曰太保既拜又受同於宗人而祭既祭而嚌亦享其福也呂氏曰方在喪故嚌神之惠而不出其味○愚曰既受福乃宅居所處之位以其同授宗人而拜王又荅拜所以敬禮之成也○孔氏曰祭是禮終太保下堂有司收徹○陳氏曰王荅饗與太保辭同而所記不同王言饗可知太保有宗人之實太保言秉璋可知王之秉圭太保拜而王荅拜可知王之祭饗而王與太保亦拜互見以相備也太保降收則公卿以下皆出矣

諸侯出廟門俟

呂氏曰廟門即路寢門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愚曰俟待新王之出而朝後篇所言是也林氏曰後篇所言諸侯入應門則此言出廟門俟者乃言其自廟門而出於外以俟非俟於廟門之外也

康王之誥

呂氏曰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誥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禮固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於宅卹之日過矣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猶見五子之歌○孔氏曰因事曰遂誥諸侯陳戒遂報誥之林氏曰古人諒陰三年不言而康王受顧命及受諸侯之戒皆有報誥蓋繼承大統與天下正始不得不有言以答之此外則不復言也○愚曰尸天子曰遂誥曰報誥則非專特發號諒陰不言之意已見矣

康王之誥唐孔氏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呂氏曰周之朝儀略見於此鄭衆注周禮謂王有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畢門以諸門至此而畢也陳氏曰天子三朝外朝在雉門之外朝士掌之內朝在應門之內司士掌之燕朝在路寢大僕掌之○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南面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唐孔氏曰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葉氏曰西方諸侯而入左東方之諸侯而入右左尊右○畢從太保則公之官也○呂氏曰列于左右此朝會分班儀也○孔氏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新安王氏曰四馬曰乘一車用四馬故也○林氏曰按詩中馬多言黃黃馬乃所貴也○唐孔氏曰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呂氏曰黃朱若雜媵玄黃之屬賓諸侯也呂氏曰王朝覲諸侯爲賓諸侯之孤卿爲客○或以賓當作儐稱奉

也○林氏曰奉圭諸侯各奉其所執之圭以授天子即輯五瑞也義幣謂兼以幣獻也唐孔氏曰成王崩諸侯在京師者以來朝而遇國喪故因見新王[illegible]○

愚曰與享其奉圭與幣而致辭於王曰云云夏氏曰合六幣[illegible]行人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諸侯朝王皆有幣[illegible]以馬為幣則以圭兼之以皮為幣則以璋兼之故周禮則謂之合[illegible]之義幣上文既言布乘黃朱是以玉為幣也故奉黃朱圭以兼之○孔氏曰一二謙辭諸侯所以藩衛王室故稱臣衛莫贄也○新安王氏曰為天子守土故敢執壤地所出者而奠贄○愚曰諸侯皆拜稽以進其贄也○呂氏曰王新登寶位義諸侯之嗣德不忘故答拜而受其贄此非常禮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呂氏曰此朝會合班儀也周官外朝之法乃常朝之儀非新天子朝諸侯之儀○林氏曰前者太保率諸侯朝新王而召畢為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爵尊故太

保奭芮伯咸進。張氏曰相儐相之人也冢宰司徒咸進率羣臣將戒於王而相揖之然後各定其位位定然後率羣臣皆再拜稽首以進戒。孔氏曰大保內伯進言則眾諸侯以次進言以下文言告羣臣不言羣臣以外見內互相備也。林氏曰下文張氏乃告庶邦則知此之進戒諸侯百官皆在也。愚曰羣臣雖戒而諸侯咸在則知上文爲諸侯朝于王而干奉歸之時羣臣亦在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卹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林氏曰此進戒之辭。王氏曰言大邦殷見天命不足恃。張氏曰天改殷之命令文武大受之。馬融曰羑道也說文曰羑善也。愚曰惟道是順能憂卹西土之民孔氏曰西土本其所起。新安王氏曰此推文武得天下之由。王氏曰古以升遐爲陟時成王未謚故稱新陟王。林氏曰賞當其功罰當其罪無有不

合○戡說見西伯戡黎○呂氏曰戡定天下兼垂後嗣○蔡

安○氏曰此推成王保天下之要呂氏曰發揮成王之道張皇六師以獨衆業…

習於張皇六師之教已識其所以今而勤服方欲見於所謂張皇六師者見於用之大者也○思曰今王指康王敬者

德之大本召公首發以敬德告成王今復首以告康王亦可謂

要言矣○孔氏曰皇天也○呂氏曰守成之主多溺於安

而無立志故告以奮發振自強大戒我備無弛惰而壞我高

德之祖艱難所得之基命不知畏天不知恤民不習世故不

自振起乃繼世者所同病故召公以精言之陳氏曰周家以仁立國至成王深仁厚

澤周浹矣康王以仁厚之資承累和之後召畢慮其流弊或至於委靡故以奮發剛毅六師之說振起之所以預防其偏亦猶周公以詰戎作成

王也夫周之微弱東遷之後可見猶太公言曾後世寡弱矣聖賢豈預見於未然之先此洪範三德所以為皇極之大用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

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

樹屏在我後之人

愚曰諸侯分布四方共治天下故所誥主諸侯而言王朝公卿亦侯伯入爲之告諸侯則朝臣可知○蔡氏曰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愚曰因其告而報之以誥

富者惠養之謂不則大而無外平則均而無偏博施濟衆至仁之體也○孔氏曰不務咎惡民致也呂氏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文武至仁不務咎惡拈不特言而以言之者以盡至誠則文武天地發生之心以群然專以發育萬物爲事○呂氏曰民致其至則無毫髮之不盡盡其心於誥則無毫髮之不實○愚曰誠則形形則著文武之仁極誠如此故能昭明於天下而不可掩羣臣以賞罰六師告康王明君道之大用也康王以文武至仁誥諸侯明君道之大本也互相發明○孔氏曰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不忠一不二心之臣共保安又治王家愚曰文武尚賴羣臣之助況我豈不勉勵諸侯羣臣以助我乎○呂氏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則謂

本頁原缺

武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新安王氏曰畢公同姓故言父為太師故言師稱父師而不名尊之至也。先王成于化也毖謹也。○林氏曰殷民之尤頑者而遷之洛王氏謂王城也王氏曰丕民王室[illegible]壽化[illegible]以勸柔聰明易以德成[illegible]以鎮服○唐孔氏曰歲星太歲皆十二年一周故十二年曰一紀父子易人為世。○呂氏曰文武數大德而受命言得之難周公輔相而殺定言安之難殺頑民尤難安周公尤謹之遷于洛以用使化其教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言教化浹洽之難。○愚曰殷民係天下安危殷民化則四方無虞人君以天下為體四方無虞則一人以之寧道無乎而不在世治則為道之升世亂則為道之降猶易言道長道消記言道隆道汚也。○王氏曰道有升降故俗有厚薄俗有厚薄故政隨而

革今商俗已異於前不善者善者則民無所勸而為善呂氏西

乃鍾無廣狹遠近有升降回復無或紛以小思所以維持之平必以維持之政要以化俗變可入而後可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

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德見旅獒。垂拱說見武成。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也

勤小事則大者可知亮佐也晉語言文王詢于八虞訪于辛

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在文王時已為大臣是輔佐文

武成康四世也。呂氏曰畢公天下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

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大體而稱其勤小物盡以成德自

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非所謂顛沛造次於是者也惟

勉於德者無須臾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閒畢公

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祗服以師之訓唐孔氏曰師法

言其德容之重衆論之孚蓄養之非一日之積嘉績在先王之世

乃矣今予惟仰其成歸重畢公將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愚曰敬命以周公之事曾元老也夏氏曰此乃周公之事未終待公終之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唐孔氏曰旌旗所以識貴賤故言旌別淑善慝惡也○表說見仲氏之詁○愚曰二十五家為里宅者所居之家里者所宅之里○新安王氏曰癉病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孟子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孔氏曰疆界也○新安陳氏曰民之所處在邑有里居之宅民之所耕在野有井田之疆旌別其善惡而表異其宅里所以顯其善者病其不善者以此立風聲而感動之呂氏曰[illegible]聲所傳[illegible] [illegible]若猶有弗循訓教典常者則又異其在野之井疆

使不得與爲善者並，則待之加嚴矣。○呂氏曰：所以爲旌別者，非欲絕之，乃欲使其能畏慕而歸於善。無垢張氏曰：苟非比於周公君陳之時，則不可善爲惡者衆，未易區別，成周之化雖此時可施。

申畫郊圻，音畿 慎固封守，始救反 以康四海。

愚曰：王城之外立四郊，郊即商民所居之處。○新安王氏曰：圻，郊圻，商民叛服係天下之安危，雖世變風移，亦不可不慮。郊圻之界，昔已規畫，今申畫之，所以防其侵越；封疆之守，昔已嚴備，今謹固之，所以防其窺伺。如是則京師安而四海皆安矣。愚曰：謂以初叛曰三監倡之，淮夷和之，今雖已化，防檢猶如此，恐殷頑民或相扇以作亂，則目散化於德，但以其至夫一方之有變，三方之變動，京師不安，四海何能安哉。

政貴有恆，胡登反 辭尚體要，不惟好呼報反 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夏氏曰：體要，理足而言約也。○愚曰：政之常則純靖而不擾

辭體要則與重而不浮風俗所以厚好異則反是○唐孔氏

曰靡靡相隨順之意（罷曰辭靡淫詞相尚之謂）紂張閭巷遊惟以從紂靡閭

順利口捷給能從上意者為賢（為賢謂）人遂成風俗曰化亡國餘

風至今不絕公其念之欲其戒除此俗也（蘇氏曰商俗一世從紂……殷頑餘之）

（之小民不知其為即蒙上之害畢公昔也 呂氏曰欲公以漸厚淳樸鏟之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

世同流

愚曰古之卿大夫功德顯著者則子孫繼世享其爵祿故移

於奢蕩莫知艱難以能由禮○呂氏曰既不由禮則心無所

制肆其放蕩陵蔑有德天道虧盈而益謙則其悖天道甚矣○

（曰蕩亦以見有德者退然謙抑反陵而傲之○陳氏曰德與）
（有然敗則行肆則泯以放蕩而陵有德盡人欲勝則天理滅悖也）

門之俗衰門之俗者家之衰敝其化無不奢侈靡麗雖相

去萬世實同一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苦瓜反），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愚曰：席猶藉也。席寵惟舊，蓋世祿之家也。侈者，放肆於欲無所不為。事義制於理，不敢妄為。依怙其侈，所以滅義。○呂氏曰：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從以服飾美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夏氏曰：其氣則驕，其志則淫，其心則矜，其言則侉），殆將以惡終矣。○愚曰：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以約失之者鮮矣。故怙侈則以惡終。殷士頑洛邑之教，雖已收其放心，然閑之則甚難（閑，防也），以不閑獸也（三山陳氏曰：人之心莫難於收放之時，不難於既收之後，苟非長慮卻顧辭，時收斂於事後，發閑之所以為難）一而所以閑之者，皆法制之謂哉。曰：激而已。資財富厚而能遵教，則不至於奢靡淫佚，可以持身保家，可以長守祿位，可以養全壽命，是能訓則永年

原缺

路以節之數出入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貳車賓客也田路木輅也田僕掌比都輅于鄉鄙也○愚曰周禮止

有大僕此言大僕正正長也蓋大僕下大夫二人伯冏其長

也以其長羣僕近習之臣朝夕與人君居處而熏陶涵養君

德故冊命焉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怵勅律反惕他歷反惟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朱氏孟子注曰怵惕驚動貌○孔氏曰厲危也中夜半夜

也興起也○王氏曰人主流於邪僻而不自知者由所與居

者非其人則思免厥愆在謹擇左右近習故發王先言此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從才用反罔

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昔在聰明說見堯典○齊聖說見微子之命○愚曰聰明自

其資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充於極至者言之盡心之

謂忠其善之謂良忠如關龍逢比干忠臣也皐陶益稷良臣也侍陪侍也御御而用

之也僕僕役也從隨從也忠良者必正人正人必忠良近習

多傾邪故以正人言之咸懷罔匪無一人不然也承順而奉

之也弼拂而正之也所謂將順匡救也內外之臣無一不正

故無時而不承弼其君居坐也○王氏曰發之以爲警戒之

謂號施之以爲法守之謂令○呂氏曰文武動容周旋何嘗

不中禮今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繼以罔有不欽蓋左

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儆亦聖人不已之功也○愚

出入起居發號施令皆太僕職掌行之○愚曰敬者人心之所由以存萬善之根萬

化之原也聖人心純乎敬無往不在非出於勉強故形於政

教無有不善下民皆敬而順之萬邦之廣皆休美行氏曰出上土出入起

下缺二頁

論夏以贖刑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有邦有土[illegible]異因[illegible]

而併告天下之典獄者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毛報反）荒度（待洛反）作刑以詰（起一反）四方

愚曰惟呂命疑有缺文○呂氏曰百年耄荒乃倦于萬幾之時林氏曰漢孔氏謂耄亂荒忽言其老之狀甚爲[illegible]治道如此蘇氏以荒屬下句其字訓大猶荒度土功同皆通○

新安王氏曰揆度其宜○愚曰作制也○新安王氏曰詰治也不曰治而曰詰窮其情而後可治○呂氏曰穆王作書於既耄閱世故察物情熟矣古今犴獄言之略盡用刑者宜盡心焉○蘇氏曰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尺之反）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尺之反）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如志反）椓（丁角反）黥（其京反）越茲麗（力馳反）

刑并必政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平)泯泯(面忍反)棼棼(芳云反) 罔中

于信以覆詛(側助反)盟

林氏曰若古猶言昔者昔日起語之辭○呂氏曰序書斷自唐虞

蓋以文獻不足無所考證東遷之前大訓河圖之類尚藏王府

故二皇五帝之事尚見此書○蘇氏曰炎帝世衰蚩尤作亂

黃帝誅之(史記蚩尤諸侯也)○呂氏曰鴻荒之世渾厚淳庬閉暴亂之

端者蚩尤也○張氏曰平民無罪惡之民○寇賊姦宄說見

舜典○唐孔氏曰鴟梟貪殘之鳥○蘇氏曰鴟義以鷙

殺爲義如後世所謂俠也([illegible])○新安王氏曰強取曰奪

物自至而取之曰攘撟詐曰撟([illegible])害曰虔○孫氏曰大至寇

賊小至撟虔○呂氏曰[illegible]力既盛[illegible]炎平民無不

化於爲惡故雖殄絕於黃帝而餘孽復爲苗民○林氏曰苗

三苗之君曰苗民猶言殺人周人猶一國言之也(唐孔氏曰以其[illegible])

原缺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蘇氏曰呼其次官大族而戒之林氏曰既戒其君又戒其臣○愚曰穆王深知用刑之難故言之即多懼況用之乎○孔氏曰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張氏曰今天佑相斯民故立司政典獄之官使之為天之配以在下而代之以牧民也林氏曰大會受民[illegible]受民異職之也○呂氏曰無證佐者為單辭聽之尤難曰明而復曰清蓋為獄澄之至澄之又澄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坐照其情○孔氏曰民之所以治由典獄無不以中而聽獄之兩辭刑獄清則民治鄭氏曰以中而聽兩辭則直者得理曲者得罪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懼上下安得相爭責賦安得相侵乎民之大治也如此○愚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中不偏也家猶藏也私家者私之所藏也○陳氏曰府藏聚物者也○蘇氏曰辜功猶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意功其迹狀也○林氏曰報如報虐以威之報有是惡必有是報出乎爾者反乎爾者

也○呂氏曰獄貨非所以爲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報以庶尤而衆罪交至矣○孔氏曰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無拓張氏曰天罰昭然自古及今所不昧也求畏非一夕朝之畏也○愚曰鬻獄而降罰非天道失中蓋獄者乃人命生死之所在故也苟用刑失中而天罰其不極由播於庶民者無有令善之政在於天下故也天罰不極而庶民有令政文○呂氏曰穆王之告高則望之以天畀則防之以貨蓋古人念爾念一息閒耳○愚曰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前章已論之至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孔氏曰嗣世之孫○愚曰司政典獄以職稱之也伯父童孫以齒稱之也有邦有土以地稱之也官伯指其臣之大者告

之嗣孫指其幼者告之互舉以致勤懼之意○新安王氏曰此書以諸侯來朝而有言前曰來有邦有土下至刑而告之也終曰今往言將歸國而勉之也○孔氏曰當何所監視非當為德於民為之中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無疆陳氏曰民各有者德此中則必得於刑故斷民不能中惟在上者以德導之耳○故曰非以從用刑而不民之中乎○愚曰此句結有欽以下○呂氏曰屬豪屬也○愚曰用刑貴於明而明又戒於過察而失中惟哲人於刑及獄辭之無窮皆推而屬於五者之極極謂盡而止也雖知其情之所極而所用之刑則咸適於中而不過所以有慶孔氏曰哲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譽名聞後世以其所斷獄屬于五極皆中有慶所以然也○張氏曰五極五刑得其中也○呂氏曰五刑咸中然後有慶有一或偏則能有所據不得為慶矣中者呂刑之綱領也由民用是中者也舉此則是中者也終正之吉數是中者也至末章所謂用中于獄亦無他焉嘉者美之至也嘉師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萬善備具初無惡也爰稽刑即此所謂受中有慶者是也○呂氏曰今受王嘉美之衆觀然仰欽然畏威

養其可不愼於此詳刑而忍輕從之乎

文侯之命　周書

呂氏曰此書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之間矣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秬鬯說見洛誥○唐孔氏曰按史記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及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東徙於洛邑以避戎寇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之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則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愚曰經言錫秬鬯弓矢馬序獨言秬鬯與圭瓚者也葉氏曰諸侯以諸侯守其宗廟不敢以秬鬯爲重辭不足說○林氏曰書言秬鬯而序言圭瓚互相備也○呂氏曰周書載以秬

毖錫其臣者凡兩見周公相成王致太平始有二卣之錫衰遷之時視洛時何如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實足以為見乎存蓋衰之且傷之也無垢張氏曰使平王有剋公之子方且將下記不給豈為義公者將以法其讎以紛常大且斯戈豈膺以報父讎而命文侯冒無衷爾文辭豈大[illegible]切讐國家故為此畏懼將有時而在位五十一年[illegible]之水發於我殺戮於中侯厚報其殺父立己之恩[illegible]存此書曰所以著平王之罪也○夏氏曰古人習書曰文侯之命[illegible]無復王者之語命然是書乃平王初年錫命文侯未必[illegible]有天子之權尚能自退振剛周道亦未至盡絕夫何至平[illegible]文[illegible]位且五十年常以不振故孔子斷自隱公而春秋作焉書錄於文侯之命孔子壽有望於平王者春秋始於隱公乃可以著絕望於平王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唐孔氏曰晉康叔之後與王同姓不曰伯父叔父而呼其字父尤親之也文侯名仇字義和林氏曰天子於諸侯稱其名正也今稱其字尊之也○明德

說見梓材○新安王氏曰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呂氏曰古人維持保養以涵泳之[illegible]則升形則著達于上下而與聞所以集之以[illegible]足以知之蓋生長保傳節制所以繼習而不[illegible]

○呂氏曰一帝三王之書首篇皆曰欽明文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終篇曰克謹明德昭升于上敷聞于下帝王之學亡人之際老師宿儒之傳與其業學者也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矣林氏曰明德言文武集大命言文王文王受命作周武王但承其志也先正謂見君身

○愚曰昭事事其君者昭顯也事之極至故能昭顯文武雖聖亦賴先正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皆無所違背故文武所下諸君爲平王之祖者得以安於其位唐孔氏曰將說也保留在宗後先言以出得賢臣之力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愚曰平王在歎而自傷言已嗣世造爲天之大罪戾○呂氏曰犬戎之禍西周之亡實幽王之愆平王過則稱已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新安王氏曰戎寇我也易曰有戎勿恤○孔氏曰純大也○林氏曰王室中圯資用惠澤及於下民者殄絶矣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者也資澤既殄則民心去故夷狄乘間侵害我國家其禍甚大愚曰純猶一也[illegible]侵室[illegible]盜○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老且俊在其服位張氏曰既無老成之人又無俊德之士○王氏曰無競維人周室所以至此者以無人故也○孔氏曰伊誰也○愚曰在位之臣既無可分憂寄者內顧己才又不能勝其責惟曰四方諸侯之在祖父行者其誰當憂恤朕躬乎又歎而思諸侯若有功于我一人則我可以永安在位矣蔡氏曰詠悲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

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孔氏曰顯祖唐叔○夏氏曰爾祖有功周室今爾有功於我是汝能昭揚其祖也○愚曰幽王失信犬戎之難諸侯莫有至者文侯始以身為天下倡取法文武之道以勤王室○呂氏曰會者合之使不離紹者繼之使不絕○孔氏曰汝辟平王自謂也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繼先祖之志為孝王氏曰言使己不失天下以祀其先王○蘇氏曰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王肅曰如汝之功我所嘉也○呂氏曰文侯未必能真若此乎王當想望之時得文侯扶持之飢者易為食故許之不知其過乎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徒延頸以望諸侯之拯救而不思自強以進君德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

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孔氏曰師衆彤赤盧黑也○呂說見洛誥○陳氏曰以其能承於先祖故賜之圭瓚使得以爲祀鬯以其有功於征伐故賜之弓矢使得以專征○葉氏曰覲禮諸侯來朝天子饗之賜以車服此常禮也及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有加賜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此非常禮也○愚曰古者攜單用四馬必備純色又小大相稱故言四匹匹偶也○柔遠能邇說見皐陶謨○陳氏曰小民難保故欲惠以利之康以安之○王氏曰簡者察賢否功過而辨之之謂恤者憂而念之之謂簡之者義也恤之者仁也有國然後有都言都則國可知○呂氏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君臣釋然遂自以爲定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賚爾秬鬯弓矢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敎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之以

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君臣如此周之所以終於東乎

費誓

愚曰孔子定帝王之書而侯國之事如伯禽之誓師秦穆之悔過足為後世法故附於末焉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費音祕

唐孔氏曰伯禽為魯侯名成王即政始就封于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寇魯林氏曰魯在禹貢徐州之境其地南抵淮徐戎淮夷蓋錯居中國之間○孔氏曰此戎夷雜處中國帝王以羈縻待之秦始皇逐出之○詳見或問戎夷在魯之東故魯東郊之門不敢開[illegible]魯侯征之師會於費地而誓蘇氏曰費在東海郡費縣○王氏曰[illegible]當時以兵於費○呂氏曰夏啓初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驟值徐夷之變一曰誓師若老於行陣者蓋大禹周公之家學本末具與師而無遺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户瓜反）聽命徂茲（絕句）淮夷徐戎並興（去聲）

孔氏曰譁喧譁也。愚曰徂往也徂茲猶言往征也今夷戎並興（序先戎而後夷經先夷而後戎或者小大首從之不同而各有所主歟）

善敹（了彫反）乃甲冑敿（居表反）乃干無敢不弔（音的）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孔氏曰敹簡（唐孔氏曰敹穿徹也）乃汝也。甲冑說見說命中。孔氏曰干楯（常準反）敿旋楯紛也（唐孔氏曰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弔至也。唐孔氏曰備具也每弓百矢（新安王氏曰古人用重弓防損折）孔氏曰鍛鍊礪磨也（唐孔氏曰凡金為兵皆須鍛鍊鋒刃之兵非獨戈矛互文通礪也）。愚曰金鐵鍛鍊而後堅故以鍛言鋒刃磨礪而後利故以礪言）

呂氏曰伯禽應敵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次立期會此治戎備也甲以衛身冑以衛首干以扞敵皆自衛者長兵用弓矢短兵用戈矛鋒刃皆攻人者先自衛而後

攻人

今惟淫舍音捨牿工毒反牛馬杜乃擭華化反敜乃協反乃穽在性反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我備既修則師可出故繼以除道路○孔氏曰淫大舍放牿牢鄭氏曰牿牢閑也言放牧呂氏曰不用兵則馬在閑廄用之則牛駕車馬服乘皆散於外杜塞擭捕獸機檻敜窒穽穿地陷獸呂氏曰舉此則險阻屏翳有害師旅者無不除治矣○愚曰傷牿謂傷牿之牛馬唐孔氏曰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

馬牛其風臣妾逋布吳反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音袁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師既出則部曲當嚴此戒部曲也○賈逵曰牝牡相誘曰風唐孔氏曰言相誘放逸○孔氏曰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新安王氏曰部伍行無亂人盡闕吾自將其職大夫爲編伍或有臣女從行○唐孔氏曰逋亦逃也○孔氏曰

勿敢弃越壘伍而求逐之祗敢複還商度賚賜也呂氏曰商度輕重而賚之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皆有常刑呂氏曰師行舍止進退雖非常潰紛然衆散在遠常必以由其道以非惟且勦之以靜故戒其勿越逐若越逐則奔若未及逐者失對惟復以守部伍則潰亂者徐將自止此出師鎮闕之法形人誘於祗復之賞惟恐不復之刑則潰散者不召自集此出師把〇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句亡部不敢據遂何潰亂之有哉〇寇攘竊誘見呂刑〇夏氏曰潛入盜物曰竊以言引人曰誘〇新安王氏曰早墻曰垣常刑平時所行之法不以軍行加重呂氏曰此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役師旅因剽掠失部曲爲敵所乘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直里反乃糗去九反糧音良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呂氏曰部伍嚴則兵可用矣故於此立期會我實並與今獨攻徐戎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先攻之也〇蔡氏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言征則是承王命率諸侯以征之〇孔氏曰峙儲峙〇愚曰糗乾糧〇孔氏曰逮及大刑死刑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音貞）榦（工旦反）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音恭）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唐孔氏曰指言魯人明更有它國之人鄉在郊内遂在郊外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大司徒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是一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徒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呂氏曰兩寇勢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唐孔氏曰楨榦擬築之所楨當牆兩端者也榦在牆兩邊者也○孔氏曰但稱魯人峙其楨榦道近也（張氏曰上之楨榦句及於它國可知矣）○夏氏曰築壁壘環壕爲捍禦以備不虞且攻且守萬全之策也（呂氏曰芟築同日皆防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撓我之築）○呂氏曰無餘刑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謂降死刑一等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初俱反）茭（古肴反）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說文曰芻刈草也茭乾芻也○呂氏曰糗糧人食芻茭馬食

視殺戮尤急故其刑不同○林氏曰刑非聖賢所忍言至用兵則不厭於三令五申所以重戎事而全民命也王氏曰待之以司敗之刑然後人從令從令然後可以勝敵勝敵而後人免於死亡而宗社可保則仁民動大乎此雖然先王不得已而用兵其於刑必使人易避難犯所諭至勤而後加焉故雖嚴而人不怨也

秦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色類反師敗諸崤戶交反還音旋歸作秦誓

蘇氏曰穆公名任好襄公獻文公子○愚曰崤晉阨險之地杜預曰殽在弘農澠池縣○唐孔氏曰秦鄭路經殽關而東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氏傳初晉文公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秦伯說與鄭盟使杞子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不可亦去之三十二年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

閉畧之穆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遂滅滑而還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比襄公墨衰絰以敗秦師於殽陵獲孟明西乞白乙以歸襄公之母文嬴秦女也請而歸之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按公羊穀梁傳謂伐鄭哭師百里奚亦在焉○呂氏曰晉師襲鄭書法宜曰襲而曰伐發其謀也師未加鄭移兵滅滑書法宜曰滑而曰鄭誅其心也秦不伐晉而襄公敗之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也愚曰言嘯以見穆公之貪而忘險還歸作誓覺傷於外者反於家動心忍性將進於善也胡氏春秋傳曰書序曹取穆公悔過遷善於勤善其詞知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機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秦穆悔過推是心以往便可進於帝王夫子取此書附於帝王之末所以誘進天下皆可至帝王之域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唐孔氏曰士者羣臣通稱○譁說見費誓○愚曰誓告告之力

也民人也。孔氏曰訖盡若順般樂也。愚曰人盡自順是理則多般樂矣或曰若是謂順其理之所致也。黃度曰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呂氏曰惟人不能皆然此愚之所由生公未嘗以爲則自取敗亡乃不順理所致。孔氏曰順理固多樂然見人有非理而責之此無難也惟己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如水之流下是惟艱哉呂氏曰受人之責苟私意有毫髮之未盡則聽諫必有纖毫之齟齬消除消沮俾畧無扞格方如順流也易乎哉非眞自克者不能爲此言。愚曰此皆古人之言深切公之病故公舉以爲羣言之首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愚曰逾過也邁行之遠也弗猶不也憂歲月之迅逝若不再來恐追悔無及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王氏曰古之謀人謂以先王之道爲謀者若孔氏曰謂蹇叔等也今之謀人謂苟一時之利爲謀者唐孔氏曰謂杞子等也。呂氏曰忌語辭也如

抑亦巧忌之類公自述其過謂非不知其爲古之謀人徒謂其不能就己而違之非不知其爲今之謀人姑樂其順己而親之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孔氏詩疏曰老人髮白而復黃○孔氏曰前雖則云然今庶幾謀問此黃髮則無所過呂氏曰尚者庶幾而不敢必用力加勉者之言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許乞反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張氏曰番番老成之稱新安王氏曰皤老人白貌番疑皤字通用○旅膂通用說見君牙○孔氏曰愆過也○張氏曰有者納用之也蘇氏曰不弃之謂有仡仡壯勇貌○吳氏曰不違中的合度無有違失○馬融曰截截辯語截削省要也○說文曰諞便巧言也○新安王氏曰諞言能變亂是非雖君子亦爲之變志易辭○蘇氏曰皇暇也

多如人皆以多之之多。張氏曰尚有良士務德不務力也

林氏曰指蹇叔百里奚之徒　勇夫不欲尚詭詐不尚技也　愚曰伯子而明辯者此　不多有論

言贊美不貲之言也　林氏曰指杞子之徒。呂氏曰繆公之心一復好論談說而一變方寸無所覃動皆自此始無

東乎因情老［illegible］心欲［illegible］義而才復皆言功生事之言欲其助閉而不復萌邪佞之徒剛［illegible］欲其終去本根而不復相當欲學

者方自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　介音界　斷丁亂反　猗於宜反　他吐何反　技渠綺反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　啻失豉反

有利哉

三山陳氏曰昧昧有深沉之意。新安王氏曰微小曰介。

呂氏曰斷斷專慤貌。葉氏曰猗語助。呂氏曰昧昧之思

深潛篤至故言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真言治亂之狀甚次小

知者大受之賊斷斷無他技則賊之者寡矣［illegible］其

心廣大易直休休然其如有容固心之本體所以迫隘忌克者小知賊之也其如者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愚曰美士曰彥通化曰聖技藝之末也聖德之盛也合小大而言好又甚於若己有矣○夏氏曰口之所稱有限心之所好無窮○愚曰是寔實能容非勉強也○黎氏說見堯典○張氏曰亦者有彼而又有此之辭愚曰亦又辭也而含不盡之意○孔氏曰職主也○愚曰好善之至如此則才德並用流澤無窮亦職有利哉言其利益也呂氏曰明穆公以百里奚在秦而猶曰如有一介臣若非言善謀初說遇見一帝二王之規模思得大受之士以從此而於一二臣者有所未足乎當是時要得而勝大人但其志嗣而齊孔之

人之有技冒疾莫報反以惡去聲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孔氏曰冒嫉疾害也○愚曰惡憎違背也不達俾才德者不得通達呂氏曰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疾之惡之違之而千態百狀排沮之不能自陡其心然不已○孔氏曰

殆危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林氏

引用一人如房玄齡後一人如李林甫○禮記大學一介作一个猗作兮是能作

寔能亦職作尚亦曰作娼不達作不通

邦之杌隉五骨反隉五結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張氏曰杌如木之動摇隉如阜之圮壞○愚曰榮木茂盛也

○蘇氏曰懷安也○夏氏曰邦之不安由用一人如後所稱

者邦之安榮亦賴一人之慶如前所稱者○愚曰穆公深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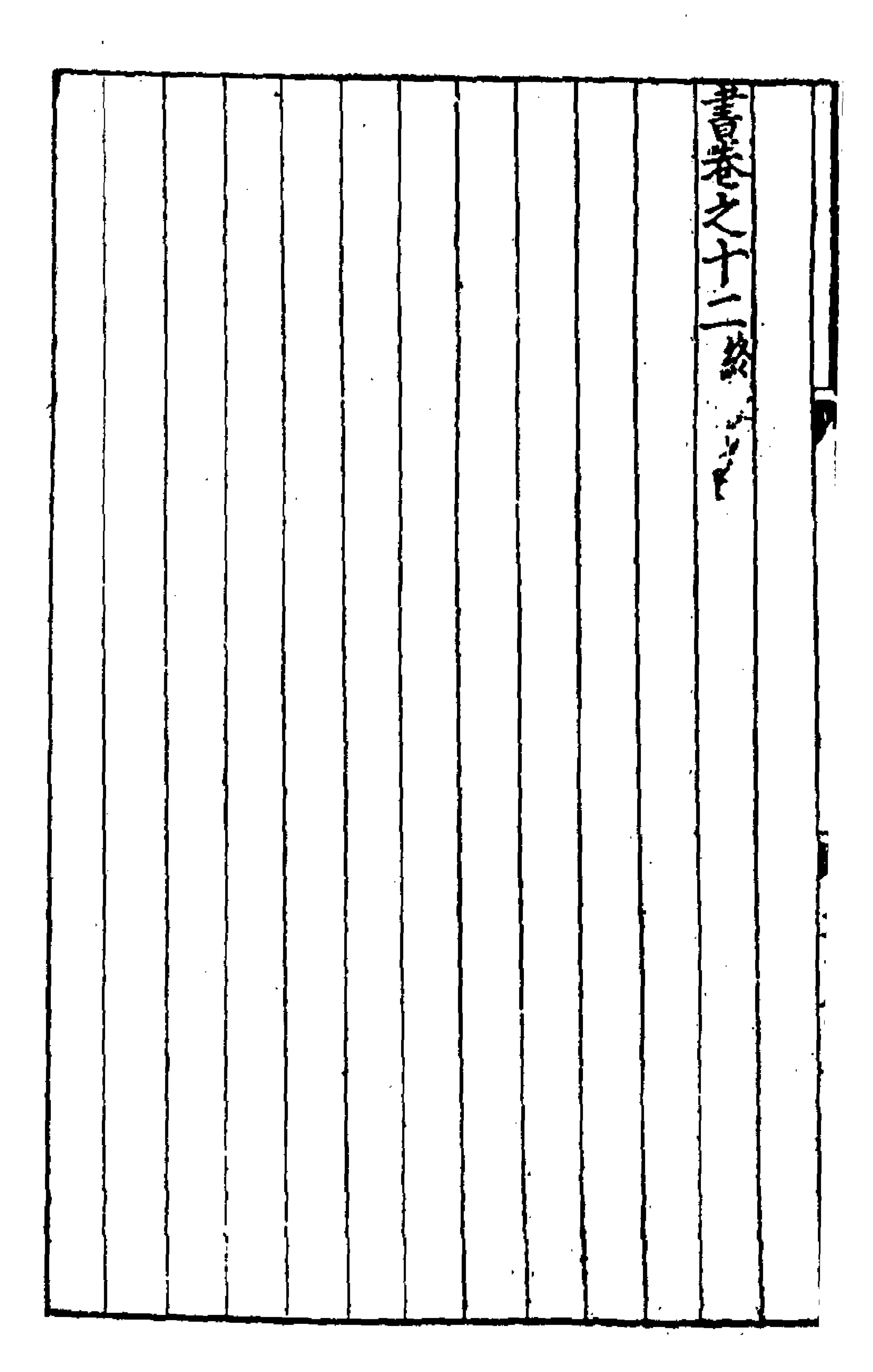
前日用人之失故思得有容之士爲之輔相也新安王氏曰穆公作誓之後又

二年有彭衙之師三年有伐晉之師七年有令狐之師十年有伐晉

之師十二年有河曲之師兩國界不肖春秋所深賤盡過而不悔春秋

不得赦其罪悔過之美意

書亦不得[illegible]其言也



書卷之十二終